



1917年，俄国爆发十月革命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、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
1919年5月4日，在“还我青岛”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等口号下，五四运动爆发。

1920年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出版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。

# 乳娘恩重，七十余载难忘怀

## 抗日烽火中，这群红色母亲哺育千余名革命后代



当年胶东育儿所的乳娘、保育员及乳儿们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记者 李静 许建立 李岩松  
高广超 岳致呈 范华栋  
通讯员 司伟 王嘉

### 把乳儿捧在手心里呵护

2021年5月9日，母亲节。家住威海乳山崖子镇哨里村的王庆林早早就整装出发，他要去探望一位特殊的老人王奎敏。

20世纪40年代初，全国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。战火硝烟中，胶东腹地的大山里，筹建起一处“革命摇篮”——胶东育儿所，红色乳娘义无反顾地哺育着年幼的革命战士后代，这里也成为很多孩子的家。今年74岁的王庆林就是在育儿所长大的“乳儿”。

王庆林来到王奎敏家中，坐在炕沿上，牵着老人的手，有着聊不完的话。“看到您，就像看到我的奶妈，你们这一代人真不容易。”

93岁的王奎敏就是一位“红色乳娘”。那一年，王奎敏二十四五岁，收养了乳儿小政文，当时她自己的女儿刚刚夭折。小政文的父亲是一名八路军，母亲刘淑兰（音）是村里的妇女主任。一方面刘淑兰管着两摊子事，非常忙碌；另一方面，需要保护孩子，不得不把他送出去。

“那会儿日子穷，又不太平。”王奎敏说，小政文是农历三月三出生的，她秋天就把孩子抱回了家。

那时候，王奎敏家里有六口人，靠着几亩地赚点口粮。在区里工作的公公问她：“你愿不愿意收养八路军的孩子？”王奎敏斩钉截铁地答复：“我愿意！”家里多了一个孩子，再加上之前自己女儿的夭折，村里人难免说闲话。

王奎敏说：“俺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，八路军的孩子没了就真没了。”对王奎敏来说，小政文就是自己的亲生孩子，捧在手心里养，喂他吃饭，教他走路。

小政文身体不好，王奎敏日夜操劳，小心呵护，有一次，小政文生病，可把她急坏了。“没有钱

买药，就把家里的小米拿去换了药，还不孬，孩子吃了药就好了。”王奎敏说。

一年半后，刘淑兰要带孩子随丈夫南下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鞋子，王奎敏就买了布，连夜给孩子缝了一双小布鞋。

小政文被领走后，王奎敏才生下自己的孩子，因为想念乳儿，她给自己的孩子也取名叫政文。

### 永念乳娘，每年都去探望

在乳山市崖子镇田家村“胶东育儿所”旧址，王庆林找到了自己乳娘的名字“王文英”。

一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王庆林用一口乳山话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“我是1947年出生的，父母在部队上打仗，我就被送到了王文英家，王文英当我的奶妈。”

在1942年冬天的马石山突围战中，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，乳娘们铿锵承诺：“人在，孩子在。”

战士们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，几进几出，与日寇殊死搏斗，鲜血染红了重峦叠嶂的马石山。

为保护孩子周全，胶东育儿所10年间多次迁徙，300多名乳娘哺育的1223名乳儿无一伤亡。1952年，胶东育儿所完成了使命，改名为乳山县育儿所。1955年，乳山县育儿所撤销。至此，胶东育儿所的光荣使命结束。

育儿所撤销之前，王庆林跟其他乳儿一样陆续被家人带回了家。直到1959年，王庆林再次回到乳山。当时姥姥告诉他，“你去看看你奶妈吧，她对你是有恩的”。正月里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乳娘王文英。“她抱着我大哭，叫着我的小名。”后来每年过年，王庆林都去看望乳娘，“不管怎么样，我是永远忘不了她的。”王庆林说。

### 铭记恩情，再唱摇篮曲

在青岛，记者找到了乳儿宋玉芳、宋玉芝、姜菊生、张霞。当年的乳儿，如今已经两鬓斑白，她们时常聚在一起，聊聊幼时小姐妹

们在胶东育儿所的故事。

姜菊生告诉记者：“我在1944年出生，是吃我们村好多阿姨的奶水长大的，应该说没有她们就没有我。”四五岁的时候，姜菊生到了胶东育儿所。“虽然在乳山生活时间不长，但对乳山有着很深的感情。”姜菊生任职青岛海洋化工厂厂长期间，在乳山义务援建了大洋硅胶厂，创业带动当地发展，回馈着乳山这方土地。

在胶东育儿所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小名。“育儿所阿姨问我们叫什么名字，我们俩大眼瞪小眼。”到胶东育儿所的时候，张霞4岁，二姐7岁。父亲在部队打仗，母亲也很忙，两姐妹都没有名字。二姐回答说自己叫“张二嫂”，妹妹叫“张三嫂”。张霞说：“正好部队在学习文件，阿姨说，干脆你叫城乡，你叫好转，有个好盼头。从此我们就起上名字了。”姐妹俩在育儿所度过了童年时光，这名字也成为姐妹俩的印记，深深烙在记忆里。

与姐妹俩同在胶东育儿所长大的，还有宋玉芳与宋玉芝。说起两姐妹相认的故事，宋玉芳记忆犹新。“有一天，育儿所阿姨跟我说，小班有个叫小林的，是你亲妹妹。我听了以后都愣了。”宋玉芳说。这个“从天而降”的妹妹，让当时的宋玉芳难以接受，只在嗓子眼里发出蚊子大的声音，叫了声“妹妹”。宋玉芳眼圈泛红：“那时候不知道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不知道家的概念。”

聊起过去的故事，四个姐妹十分动情，她们一同唱起了《摇篮曲》：“弟弟疲倦了，眼睛小，眼睛小，要睡觉，妈妈坐在摇篮边，把摇篮摇，我的宝宝，安安稳稳来睡觉……”当年乳娘就是唱着这首歌，一边摸着孩子们的头，一边哄他们入睡的。

宋玉芳说：“当年如果不是乳娘们舍生忘死保护我们这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孩子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真是恩重如山，我们会永远铭记乳娘的恩情。”

### 创作舞剧，致敬红色母亲

胶东乳娘是在烽火中诞生的英雄母亲，是八路军最可信赖的后方力量。胶东育儿所的历史丰碑上，将永远镌刻着她们闪光的名字。2018年，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主创的红色民族舞剧《乳娘》搬上舞台，还原了胶东乳娘的人间大爱。

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、舞剧《乳娘》的导演傅小青讲述了创作初衷。2015年左右，他参加了山东省的一台大型晚会，当时看了一个小品叫《乳娘》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2016年，他和主创团队到威海乳山采风，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几位乳娘。“我就决定一定要做一部这样的舞剧，怀念这些乳娘，怀念这些真实存在的伟大群体。她们的伟大和崇高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”

舞剧《乳娘》已经更换到第三批演员，舞蹈学院的孩子也能进入《乳娘》剧组为自豪。

赵才惠是第二批乳娘扮演者，因为年龄小，在饰演乳娘这个角色时，遇到了难题。赵才惠说：“在短短一个半小时里，要表现一个女人从怀孕生子，到年老的状态，在跳舞的过程中，需要一遍一遍打破心理状态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我不停地寻找、模仿，导演也亲自示范，给我们细抠动作，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表演的状态。”

通过饰演这个角色，赵才惠也对乳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，“我觉得乳娘这种精神就是军民鱼水情，这是一种大爱，深深感染着我们。”乳娘丈夫的扮演者张泽熙说：“乳娘精神，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体，是在那个年代出现的崇高精神。我们这个舞剧，是向观众展现艺术化的红色故事，用耳朵、用眼睛就可以感受这种能量，感受乳娘精神。我认为这是我们做这些的最大意义。”

傅小青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做一期《“乳娘”十年》的节目，把第一批《乳娘》的孩子从全国各地请来，希望《乳娘》作为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

傅小青说：“我们这个舞蹈登上舞台以后，我更希望年轻人从中受到教育，特别是90后、00后，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份感动，我们给年轻人传达的是无私奉献、大爱的乳娘精神。传承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，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富强，人民才会越来越幸福。”

随着时光变迁，当年300多名乳娘的名单渐渐缩短，记者在乳山也采访到乳娘陈淑明、张秀芬，她们奉献一生、淳朴一生，过着平凡却光荣的生活。

育儿所旧址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，承担着更加厚重的时代使命。走过70余载，胶东乳娘成为一面鲜艳的母爱旗帜，成为一段红色母亲的传奇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记忆。

# 铭记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 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红色齐鲁百年记忆

齐鲁晚报  
A07

2021年7月1日  
星期四  
编辑：于海霞  
美编：马秀霞  
组版：洛 菁

“弟弟疲倦了，眼睛小，眼睛小，要睡觉，妈妈坐在摇篮边，把摇篮摇……”再次唱起《摇篮曲》，如今已两鬓染白的“乳儿”，仿佛回到胶东育儿所，听乳娘唱着歌。

1942年7月，中共胶东区党委在牟海县(今山东乳山市)组建胶东育儿所。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。

近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多地走访，寻找乳娘和乳儿，记录胶东乳娘的感人故事。



扫码看视频